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_臣周瓊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_臣侍朝

膳錄監生_臣段文新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褒贈

漢成帝時梅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乃
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
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
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

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

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

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谷永上疏曰臣聞聖主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

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
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
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
悼痛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以章尊師褒賢
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

蜀後主時皆隆乞立諸葛亮廟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
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
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

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之是賴而烝嘗
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
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
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懷疑也臣愚以為
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
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晉武帝太康中議郎段灼上疏追理鄧艾曰故征西將
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叛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

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

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
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
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
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
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
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
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
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

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又固足以彰先帝之
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
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
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
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
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強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
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叅
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

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
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
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
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
可為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
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
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
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屍柩歸葬舊

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諡死
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
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
其意

惠帝時趙王倫誅解系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
以裴解為冤首倫秀既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
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
墓表商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

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藥卻降在皂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為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啟彰明枉直顯

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為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

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征虜將軍司馬王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

東晉元帝時周札一門五侯王敦憚之遣叅軍賀鸞盡掩殺札兄弟及敦死札等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諡事下八坐尚書卞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筵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卽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其姦萌札與臣等

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
大事既定便正以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
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顥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
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
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
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坦然有在
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
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

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
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
竟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
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
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
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
其死於為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
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為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惟周

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為賢則管仲當敗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死為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節亦不必為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侯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

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
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
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諡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
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

成帝時蘇峻之難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卞壺率勵散衆
及左右吏數百人與賊苦戰死之二子眈眈見父歿相
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

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封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
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
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
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人之
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
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
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
討身當矢旡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

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壺伏節國難者乎
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
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瞻散騎侍郎瞻弟
盱奉車都尉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
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
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壺下詔曰壺
立朝忠恪喪身先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

為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壺墓屍僵髮鬢蒼白面
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脩
塋兆

東陽許孜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於家
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
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
寧縣牧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
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

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
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
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
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
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
其子孫

穆帝永和十二年殷浩卒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
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沈粹

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勲
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建出鎮
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
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洛脩復園陵
不虞之變中路倡蹶遂令為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
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
可謂克已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
科非即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

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悉法有餘冤方今宅兆已成埏
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
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
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
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武帝初吉挹為魏興太守苻堅將韋鍾數攻魏興挹屢
敗之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支城陷被執不屈而死車
騎將軍桓沖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挹祖朗西臺傾

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潮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蒞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推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叅

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還齋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施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武帝太元中封羊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為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無嗣臧文以為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

闕然丞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鄼國故太尉廣陵公靳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為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減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報

王敦之難刁協死敦平周顥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為責者蓋此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為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為比事由國計蓋

不為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
故也況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為朝首于
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謂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
恭帝時傅季友代宋國公劉裕作求加贈劉穆之表曰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勲
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
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
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

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
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
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
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
亦洊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
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
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
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

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履謙居寡守
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
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
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
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
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詳議

齊高帝建元初故宋建平王景素秀才劉璉上書曰臣
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

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
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為衛君隱難於晉公子殪
之李牧北折龍庭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君不圖其功
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
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
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諂蛆蠱
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
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歔奏樂孟博所以慷

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
氣凝霜霰今旋鼎啟運人神改物生罪尚有死冤必申
臣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弟
為志者不以犯上魯子不逆薪而饗知其不為暴也秦
仁獲麇知其可為傳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
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
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
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秦始皇元

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
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背今
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
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
李蔚之蓬蘆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
王之舅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之士尚不
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蒞膾乎其可明三也臣
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

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
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
蠲理冤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
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
脩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
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荊州高齋刻楹
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
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筥篋無他嬖私不眈內寵姬嬙

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
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
之王恭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
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
乃徵入為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為臣而距先
皇之命不忠為子不奉親之寃宐不孝於是棄西州之
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為屈
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

者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搦弦
為鉤張一作百行生欬噎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皐流
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邁愍離凶
而誠分彌欸散情中孚揮席滿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
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
虞玩殷煥實為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俯張跋
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
衰德既彰羣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

王竝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
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
而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歎朝廷王若欲
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
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
慶等傳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
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袒因民
情囂蕩揚聲北奔紿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

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籍異論謂為信然
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
出翻為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諠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
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以至皆登陴
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哀都變亂始
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
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
危之際撫檻而嘆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

本朝以天下為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
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
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他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
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為有臯邪為無臯邪若其
無臯何故為戮若其有臯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
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
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跎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
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

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
天下過大梁躡燕代脩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
命亦追王陵之寃而詔其孫為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
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
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
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
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
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

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蹈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為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污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為來胤垂範之如此倘能降明詔踐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鸛鳴臯垤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

意耳

明帝建武中任昉代范雲作表求立太宰竟陵王子良碑曰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啟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

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
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
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
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
亡忽移歲序鴟鴞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
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
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叅

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
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
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
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馬二紀
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帷毀蓋未薈螻蟻珠襦玉匣
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
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倘錄杜預山頂之
言庶存馬駮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曰臣聞經疆
啟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
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
垂前史若閫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
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
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
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襯
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徵晉武

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為痛心聖主明王固
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
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
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
伯至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
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
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
征之任握兵十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

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
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壁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
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
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
而至規援青齊士民忪忪莫不南顧時兵役既久咸有
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畧身擐甲冑與士卒同
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纘之溫新民欣來蘇之
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

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剋平
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逖彼東南永為國有使
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畧
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
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
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偽亂
真朱紫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勲盛德蔑爾無聞
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

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啟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
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闊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
存靜亂及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昨河山與國昇降六
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
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
雲岳主將驍雄按鉞在所莫不殉忠死難効節奉時比
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岱厭亂加
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

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與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
體嫻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強
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
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
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
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
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
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

垂天地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諡歿有餘稱選其
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勸將來
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
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
高祖覽表嘉愍之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行幸過漢太尉楊震墓傷其以忠
非命親為文以祭之僕射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天枉
數百年後方遇聖君停輿駐蹕親降神作此文可謂雖

死猶生沒而不朽使伯起有靈當欣躍於九泉之下矣
伏讀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可不勗勵名節知為善
之效乎

玄宗天寶末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為降賊肅宗
未及知進士李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
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輜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
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肯其君也自賊
臣構亂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

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
吳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麗鵠峙二京
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為
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喉
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殺
馘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
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
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

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過惡揚善為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絀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過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

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
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
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鄆一戰逆徒駭北王師
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
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
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
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
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

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畧不書晉文公召王河
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
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巡所保戶口
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為厲有所歸則不為
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
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
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月日寢悠或掩
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

篇昧死上倘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
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曰右田
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為
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
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
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
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

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
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
兵犯命靡惡不為竟遁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
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跼
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
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光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
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
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

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
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
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
敢不奏

貞元中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
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
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
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詔

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
贈兵部尚書可也從之

宣宗大中初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
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
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上即詔史館脩撰杜牧撰丹遺
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宋仁宗康定元年知長垣縣蘇舜欽上疏曰臣近到闕
聞黃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已從

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沒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辯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辜二族未霑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舍爵策勲貴其速也此雖敗衄是亦勲勞於時伏望陛下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向舉哀故禮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橐韞蓋古者之義也伏願即日降冊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弟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烈士義夫

聞之震激人人思為陛下用也劉平子弟臣雖不識聞其頗知邊事用敵西寇必有成功況國恥家讎異於他將則吳用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

至和二年知制誥劉敞奏曰臣等據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奏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諡矣臣竊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衆在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聖在晉宋亦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

國唐初曰褒聖或為君或為侯為公為大夫使奉祭祀
唯漢平帝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為褒成君
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諡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
公是皆以祖之美諡而加後嗣生而諡之不經甚矣欲
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
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
於我朝之盛典也右奉聖旨送兩制詳議者臣等謹按
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為關内侯食邑八百戶號

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
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
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至平帝元始
二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為褒成侯而追諡孔子曰褒
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諡也公侯
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猶曰河間獻王云爾蓋推宣尼
以為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為宣尼諡也唐世不深察此
義以褒成為夫子之諡因疑霸等號封褒成者皆襲其

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
本末甚失事理因循承襲至今不改先帝既封泰山親
祠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
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
也臣等以謂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
宗愿伏乞改賜爵合若褒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
聖有不可階之勢下不失優異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
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又曰稽古立事可

以永年此類之謂也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論后妃封贈劄子曰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為不可夫禮之所慎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盖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倂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

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為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壺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偏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曰且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為不可而犯顏力爭況著之典策以為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

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
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
不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一自宰相樞密副使
名秩雖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嫌
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
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
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唯
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

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贈三代自叅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

八年光又乞罷進奏補外親劄子曰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應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

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
為太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
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例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
奏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向來減省
蔭奏委為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奏人若
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
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

光又乞矜恤陳洙遺孤狀曰右臣竊見殿中侍御史裏

行陳洙資性忠果憂公忘私稟命不永奄辭聖世垂沒之際猶上章奏搢紳之倫靡不嗟惜宜有旌嘉異於諸臣家素貧乏孤遺頗衆歸葬閩越道塗險遠伏望朝廷特賜矜憫依監察御史裏行張宗誼例除子男一人官及乞降朝旨下衢信建三州候洙喪柩至彼差人防護津送前去亦足以示朝廷褒直勸忠終始之恩也

知湖州胡宿乞為晉太傅謝安置守冢禁樵採表曰春秋之記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謂之不朽聖人之制能禦

大災能捍大患則必見祭至於封表閭墓禁止樵蘇尋
所來而實繁蓋難得而疏舉雖聖賢相去事業有間迹
其大指所以褒德旌功而已竊見晉太傅謚文靖公謝
安挺生江表忠存王室甫從衡門未褫韋帶已積台輔
之器便繫蒼黔之心及起東山相簡文帝摧桓溫九五
之逼破苻堅百萬之衆名蓋當世功濟諸華號文武之
偉人為風流之稱首張文規所撰吳興錄稱安墓在長
城縣南六十五里初葬建康之梅山為陳始興王叔陵

發其冢裔孫夷吾為長城令徙於縣南三鴉崗按長城
即今長興縣臣昨受詔除出忝州任到官之日遂移本
縣訪墳栢所在據大理寺丞知縣事裴大亮狀於縣南
萬安鄉三鴉崗訪得安冢履地十畝有畸古老相傳謂
之謝墓田路去縣與吳興錄所載畧同墓旁社戶十六
歲時祭拜舊有叢祠不堪其陋臣量破公省錢委大亮
移置佳處重建祠堂凡屋十二遣工往塑其像冠服儀
衛悉用當時之制然祠墓差僻人迹罕至若無給復之

守恐懼樵牧之患昔信陵濁世之公子漢初蒙守冢之
給介推霸者之陪隸晉復啟環山之封況如安者高德
卓然雖人隔本朝功訖前世穆然清風猶在庶物臣每
見郊丘所肆赦前代忠烈立廟所在莫不申飭長吏嚴
加虔奉欲乞聖慈特降宸旨於安冢旁申禁樵採給復
五家以備灑掃守護之役勅州縣官吏歲時祠祭以明
聖朝紀元功褒有德之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周瓊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_臣蔡鎮

膳錄監生_臣王鏐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褒贈

宋仁宗時包拯上疏曰臣竊觀太宗皇帝實錄載禮部侍郎王明傳言明之節義端勁功烈卓偉其始卒樹立冠於皇朝名臣當太祖太宗時戡靖亂畧剗削僭偽駕馭英傑撫定區夏而明感會風雲之際周旋金革之間

勒餉王師生擒僞將卒能下嶺表平江南繼成大功論
籍第一臣每見其事迹想其風采然歎惜明才未盡施
而死於太平位未極顯而恩不加諡名爛史牒德晦泉
壤臣素欲表聞於朝乞申褒勸今忝邊寄復睹明之曾
孫雄州防禦推官臨所著家傳國書之外補完遺實利
人及物咸足稱紀恭惟陛下奉艱難之業懷忠力之臣
宜漏寵靈下慰幽魄至如楊億馮元官與明等或以文
詞侍從於先帝或以經文勸講於東宮而皆崇以徽章

追賜美諡矧明佐祖宗之休運垂竹帛之異勲既不霑
贈爵之榮又未及易名之典使傑然大節歿有遺恨仰
祈聖造特賜德音降付禮官俾定諡法庶發明於茂烈
足垂勸於將來

神宗時韓琦上奏曰臣讀唐史見魏元成之輔太宗能
盡忠切諫卒致貞觀之治所以後代欲治之主知納諫
為先是其功不止一時而實及百世比其裔孫乃夷民
伍又本家見執前來州縣判憑得免差役今乃一刺義

勇一充衙門真可憐憫欲乞朝廷特與家長道嚴一官
仍免本戶差役庶使為臣者聞異代忠賢之後猶蒙獎
錄則今日能忠於朝廷者誠有所勸也兼臣據魏道嚴
齋到遠祖處哲洽官誥二道處哲乃元成之孫洽乃重
孫今道嚴等鄉里在臣官下既有叙陳合具數奏

張方平上言曰臣奉勅撰故相陳執中神道碑銘今已
繕寫上進執中器資毅重有大臣風節陛下察舉再登
元宰直清公正始終不渝薨謝之日恩禮隆至昨者有

司定謚甚駭天下聽聞臣聞古為謚法節以一惠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責人之備於義已甚若又揜其所長而專揚其短則是朝廷之內士無行義之全君臣之際恩無始終之篤春秋傳曰太平之君子樂道人之善夫禮讓之隆人相稱善此太平之風教化之美也昔魯哀公問孔子近世人孰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以為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

也蓋聖人之是非如此斯可謂不成人之惡者矣臣竊
惟陛下勵精燭理以凝化朝廷推公存恕以求治執中
在相位無交黨侃然正色匪躬之故干進好名者忌之
當議論之際憎愛嚆眚比而不周加以惡名古志有
之下凌則上替者積衰之漸不可長也臣今所論著執
中事然皆實錄乞更付中書看詳有所未安不妨改定
免致降付本家刊立之後復招毀詆重貽執中之累亦
以上全陛下君臣之分下成國家風俗之和

哲宗時侍御史劉摯乞褒贈呂誨上言曰臣伏以辨大
姦而救未萌人臣之先識褒遺忠而發潛德國家之令
典臣常觀熙寧之初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
帝舉天下聽之天下士民亦罔不指期以望太平上下
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諫議大夫呂誨為御史中丞
獨以為不然屢有奏論其畧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
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
未幾亡歿其後安石與其朋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

斂為事顛倒邪正進退失其當廢民之所同欲興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權輿造端實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為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已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姦邪忤權勢最後尤以直道大義為公論所高誨之死於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

官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修完庶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獎言者孜孜聽納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于朝者莫不收拾褒用之而誨不幸既亡不見遇於今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歎惜而不能已臣不勝愚慮欲望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言不獲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及賜謚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為姦諛者非小補也

摯又上言曰臣等聞有功而不見知則無以勸天下之忠有德而不及報則無以勸天下之義忠義息心誰與為國此自古明君賢主所以不敢一日忘於此雖微必錄雖久必伸以為天下萬世忠義之勸也伏見故贈尚書令忠獻公韓琦當仁宗春秋高儲嗣未立琦位輔相自任憂責遺身忘家觸嫌疑而犯忌諱請建大本累年之間其言不可勝記又嘗挾孔光傳進帝指漢成帝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事卒能感動仁祖天心開悟皇

祖遂自宗藩立為皇子曾未踰年纂紹大統使琦猶豫
畏縮如衆臣以全軀保妻子為計遲徊數月之間安危大
策蓋未可知此琦之功萬世之功也恭惟英宗皇帝出
潛膺籙乃天之所命以開佑無疆在人臣何功之有哉
而聖人以謂天命必假人以發之故推功臣下然則固
當考是非較難易以覈其實乃可以示天下信後世也
琦與一時在位者歿既久矣乃有貪功徼幸之人出而
攘之元豐三年故參知政事王堯臣子同老上書言其

父至和中與三四執政請立皇嗣其議已嘗定矣願發
明先臣忠烈書既入朝廷疑之有所詢考卒無確然之
論可以信天下者朝廷於是行疑賞於卒歿詔下之日
公卿士大夫之知當時事者莫不謂朝廷過舉於時史
官阿意迎合又請其事書之公論為之憤鬱今者伏遇
編修先帝一朝大典及纂述故臣以立傳臣等以謂不
可不明辨直書傳信後世謹疏列九事以考是非按同
老繳進家藏之文謂是堯臣議建儲日預撰詔草嘗懷

之而進意俟仁祖開允即宣之以定其事今詔草非得
於禁省而出於同老則其有無真偽猶未可知借令有
之緣堯臣復懷之而退乃是未嘗得請議已格矣詔草
雖在何功之有果有已定之旨則此詔用之矣不應懷
而歸也然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者一也按元
豐詔書褒諸臣之功曰中外縉紳近臣莫有知者臣等
竊觀英祖即位踰年范鎮行富弼遷官制辭云徃在至
和之中嘗司冢宰之任屢陳計策請建國儲逮茲繼承

乃出緒論則是當時縉紳近臣非不知弼等有建儲之請而朝廷亦非不知報其德矣但不聞大本已有所屬也故弼自為辭官表云臣嘉祐中雖曾泛論建儲之事仁宗尚祕其請其於陛下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弼自言止曾泛議則明是當時所請別無主名又云尚祕其請則是仁祖未有允意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者二也今據功者之言曰至和三年四月已有定議臣等按諫

官范鎮其年五月初乞預建儲副以安國本比至十月
凡十九疏言皆感切不見聽用遂待罪乞郡又兩移書
執政責其不恤國計若四月已有定議則何至使鎮半
年間懇懇如此安得不畧形已定之意止鎮再三之瀆
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者三也御史中丞包拯言
方今大務唯根本一事而猶豫不決惟祈聖心開悟斷
而行之按拯此疏在嘉祐三年閏十二月則至和之間
大議未定可明者四也仁祖末年一日降出諫官司馬



光及知江州呂誨請建儲章疏琦屢以光奏進說懇請甚力遂定大策故參知政事歐陽修論光云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數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遂決不疑考修此言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五也按諫官王陶乞仁宗遣親信中人就第督宗實赴宗正寺供職其疏云前日未命宗實人人上言早建儲嗣今日與一宗正寺差遣人人觀望陛下風旨

不復肯言何哉非前日人忠今日人不忠也蓋前日未
有主名泛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以此考之堯臣之時
決未敢有所主名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六也堯
臣輩言因樞府闕官乞召韓琦充樞密使以琦忠義必
能當此重事此則不攻自破之語也既云上意已定又
云謂無疑矣固當乘時決策成之於手何必引琦使成
之夫冒嫉者之情見他人所就尚且奪之況功在其手
可成於呼吸俯仰之間而乃肯以屬人乎至和之間大

議未定可明者七也琦自入為樞密使即有建儲之議及為宰相曲謝之日首進劄子乞擇宗室為嗣其畧曰如陛下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按琦為宰相去堯臣輩未甚遠倘前日已有定計則因琦進言必有宣示何緣尚歷數年請者百計而不聞一言哉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八也嘉祐末琦請愈切一日仁祖發言曰朕有意多時但未得其人因問琦宗室中誰可琦曰宗室不與外人接臣等何

由知其入此在陛下聖擇耳仁祖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其大者今三十歲矣琦曰其一人既陛下知其不慧更不須論蓋琦之意欲專屬英宗也自此仁祖意有定歐陽修時與琦同坐退而書之今其家親筆具在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九也大凡自皇祐至於嘉祐中間臣子以皇嗣為請者莫知其數不可蓋也如堯臣輩在輔弼之地以此開導亦其宜也但其議紛紛終無敢有所主名而請之者直至嘉祐六年十月琦輩

進說於是英宗之名為子之策始定於君臣都俞之間
矣臣等載惟人臣之於廟社大計以言之為難乎以成
之為難乎以屬人為難乎以已任為難乎人為其易琦
為其難廟社之功不可忘也同老上私藏之虛文徼天
下之實功同時之人又助其攘是可歎也琦挺身危疑
援立聖嗣以為宗廟社稷計非以自為計也非以為子
孫計也天下知之亦可不知亦可於琦誠心足以貫天
地列神明者無所加損而所惜者朝廷信賞可以奇謀

取而不中於懲勸之義忠賢勲烈可以單辭奪而輕變
於存亡之間使真忠失意於九泉公議乖望於四海至
如歐陽修以英偉之才忠諒之節與琦協心決定大策
其助最力皆勲効顯著天下共知二人既歿衆從其後
揖而有之豈不惜哉伏望聖慈特賜下詔辨正是非褒
顯琦及一時同列之功使之明白以慰士大夫之心仍
乞以臣等章付實錄院照會考正以成信史詔之當世
而無疑垂之將來而不謬非臣等之幸天下之幸

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覩祕書少監劉攽等奏
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
編修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
露子孫並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
往歲初受勅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修恕博聞
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
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
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

能整治所以攷等衆共推先以為功力最多不幸早夭
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
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頓降為編
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攷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
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為虛設

知樞密院事孫固等上奏曰臣等伏見故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石介在仁宗朝文學行義名重一時經術博深
議論堅正以扶持名教為己任嘗與孫復胡瑗為國子

監直講教養人才士風丕變故至今論學校者稱慶歷之風然介志氣剛大不肯枉道以阿世而喜於分別邪正嫉惡太明以此忤權貴取怨擠逐傾陷至其死尤不已天下皆冤之其後誣謗雖已明而歷年浸久無復為言之者今聞其子編于民籍畧無生業日有饑寒之苦士議歎惜以謂盛朝尚賢不應使名臣之後零落至于此極也臣等不勝拳拳欲望聖慈特詔有司錄介之後以子若孫一人賜以一命使獲薄祿不墜厥世以副聖

朝崇獎善人之意而為天下守忠義者之勸

給事中范祖禹乞優恤司馬康家劄子曰臣等伏見直
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康操履端方學問
深遠士大夫共推其賢以為能繼其父陛下采於人望
置在經筵所補實多近擢諫職未克就命不幸疾病遽
至亡歿唯有一子承奉郎植纔十三歲一女幼稚家世
清貧一旦遭喪已聞窘乏伏望聖慈特優賜賻贈以恤
忠賢之後仍乞多差廂軍兵士津送本家一行并差汴

河坐船及兵稍載送行李等並至西京候有葬期乞下
合屬去處應副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見故樞密直學士知渭
州劉庠志趣高遠有古人之風論議堅正知大臣之體
治平中曾任御史多所建明號為稱職當是時英宗皇
帝富有春秋一旦不豫中外臣僚不敢以東宮之議為
獻獨庠拜疏乞早建儲貳神宗皇帝遂繼大統雖天命
與子神器有歸不假人言而後定臣子固不當掠以為

功惟其憂國之心能慮大事忠義之節貫於金石而晦
密不言人無知者一朝奔走四方連蹇流落以至老死
邊郡棺斂之日私無餘積士論惜之臣嘗奏事簾前恭
聞德音嗟庠之死伏望聖慈垂憫舊物錄庠之大節褒
庠之至廉特推異恩以慰存歿

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
清德懿行有聞於時英宗東拔置之東宮神考登極遂
列侍從擢用未幾奄至淪謝搢紳之士莫不惜之而又

三子繼亡門緒衰替臣竊惟先帝攀附之臣如孫固邵
亢韓維陳薦孫永等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仍有已
任館閣省寺者獨恢未及有足矜閔伏望聖慈念恢遭
遇先朝不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獎進庶有以稱陛下
追遠恤舊之意豈勝幸甚

徽宗時趙鼎臣上奏曰本州管下會稽縣有夏禹之廟
去郡城十里載在祀典千有餘年祠旁有僧寺一所掌
廟之管鑰及其埽除基趾勝絕室宇具備舊無勅額止

曰大禹之寺因循相承有失奏請恭以朝廷方復禹績
疆理天下會稽乃禹之所葬圖諜具存神靈馮依不與
他比雖守吏承詔祭饗以時齊民畏威祈報以禮而主
守不專護治不嚴未足以稱國家崇明祀奉禹功之意
今來欲乞朝廷詳酌依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
降指揮特賜本寺一勅額歲許度僧一人使之承續洒
掃世掌廟事凡祠宇之修繕草木之封殖責以歲時毋
敢有壞郡守縣令時至而謹祭之有不如令必罪主者

庶幾廟貌嚴飾明靈顧懷下以慰一方歸嚮之誠仰以祝聖壽延長之慶臣等不勝至願

李復上奏曰臣按孫路治平初以進士擢第歷官中外四十餘年遠識守義昔通判河州承景思立敗衄之後綏輯蕃漢人情懷附後通判蘭州夏賊攻圍抗賊堅守終能保完城壘紹聖間為環慶經畧使進築橫山興平寨關土廣屯皆據要害又招納到強酋李訛哱詢考其情皆得要領元符初移帥熙河築會川等城直通涇原

前後措置實而不華不敢虛飾以為身利又能愛惜民
力臣近以朝廷講究邊事如路鮮有及者曾具論奏令
被詔旨令赴闕奏事然路雖已得病以久懷邊事本末
乃欲力疾造朝一陳所蘊期有補於朝廷西洛士夫皆
深歎仰不幸瞑目齋志歸於泉下平生清白自持家貧
子幼衆共傷惻伏望朝廷優推贈典例外官一子或孫
特給賻卹候將來舉葬令所在州縣量行應副庶使天
下知朝廷不忘有功以為來者之勸

欽宗靖康元年御史中丞呂好問上奏曰臣聞之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書曰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夫惟不匿厥指則莫若明示好惡使民知禁而自從也所謂好惡者賞善而罰惡勿任己之私意而已矣臣竊見朝廷近日用人賢不肖雜進所以好惡不分是非不別臣謂陛下宜先推明以示四方潛德隱惡各有所處以定民志有不可緩者元符之末多士盈朝故司諫陳瓘江公望正言張廷堅任伯雨殿中侍御史龔夬等皆

以忠直自奮知無不言捐軀徇國不顧妻子其後蔡京
趙挺之等得志首加擠陷意欲使之必死不遺餘力巧
發竒中衆為寒心賴太上皇仁恕力為保全得免誅戮
死亡之後妻子窮困至今未復今京畧正典刑而此數
人尚在責籍子孫凍餒人皆憐憫獨陳瓘已贈諫議大
夫任伯雨一子得官外江公望張廷堅龔夬等並未昭
叙非所以示好惡而不匿厥旨也伏望陛下特降睿旨
將公望等並行褒贈仍各官其子孫周恤其家使天下

後世為善報國者知所勸勉而姦雄鉅惡常有畏懲此誠所宜先也

高宗時直祕閣喻汝礪上疏曰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灕然雜於羣玉之府人莫知其所以為玉也及夫祭祀則陳之大朝會則陳之神鼎玉磬停儲粹清肅然有威神姦紂僭亂寵靈社稷之氣忠義之士亦猶是也方無事時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及遭變故臨大事蹈不測持義明壯截然不亂姦夫盜子望之失氣而宗廟

社稷亟增泰山九鼎之重故為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
以為之防粟糧漕庾以為之備良夫選卒以為之戰而
微忠臣義士以為之守是委社稷而付之敵也故曰忠
臣義士朝廷之玉鎮大寶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
來將帥守宰義人烈婦豈無捐軀徇國犯患觸諱負傑
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使忠魂埃滅義
骨永漸歲月荒老無所討正此有志之士所以濡涕而
切嘆也伏願陛下申詔使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

暴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為死節之士復撫近日明
詔之所蒐訪周行之所論薦者書之為守節之士議者
以為靖康而來閱幾歲所矣何以研覈而論著之臣謂
孔子立乎哀定之間而書乎隱公桓公之世至於宋史
則上括魏朝隋書則遠包梁代是蓋詢搢紳記錄之所
傳訪父老年月之所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君子猶
將取之也臣謂今之史臣是宜考郡縣之計書採史官
之異說質文士之紀述叅本家之行狀則邊鄙老卒豈

無知段太尉之忠者乎書生詞人豈無記高愍女之烈者乎拾甲子年事豈無知李新聲之義者乎予以掇十一於千百振已沈之幽憤亦足以討僭叛懲不軌建宏規立大範也此正太史之烈而又何疑哉漢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建元初永寧之末復徘徊引却不敢輒正號位者何也世之議者乃謂當操之時袁紹雖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自今觀之操之權譎豈知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蕃李膺范滂孔

融神明精爽凜凜尚在有以陰捽其脛而誅之耳孫劉
曷足畏哉忠義之効如此願詔史臣時加記錄庶幾彰
國家臨危有伏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天聖中有顏
似賢者唐魯公真卿之裔孫部使者以其名聞仁宗皇
帝曰噫忠臣之後也其官之夫唐德宗投真卿於希烈
虐燄猛沸之中如棄墜甌無復顧惜而我仁宗多真卿
之義乃官其孫於數百年之後則仁宗之消萌壓難其
意亦微矣

章誼上論桑成死事疏曰臣竊見今年三月五日勅荆湖南路提刑司保明到借補保義郎權衡州茶陵縣武尉桑成領兵迎殺羣盜羅閑十等被賊圍掩陷陣聖旨桑成特贈保義郎與一子補甲頭切詳桑成既已贈官其子又蒙補授則死事之狀益明白矣然臣觀軍功八資之法甲頭僅出齊民一等謂之疏爵則非品謂之頒祿則無俸其為名目益為最下者也兼桑成本是借官又為權尉乃能守職以死此人情之所甚難也前人殺

身為人之所甚難後嗣受賞得時之所最下臣謂不足
以為死事之勸也近世敵國內侵盜賊竊發逃避之人
多死事之官少今逃避之官朝廷未嘗顯戮其重者不
過停罷編置其輕者止於罰金降官既更赦宥則安榮
自若矣至於死事之人肝腦塗地身首異處父母妻子
終天永訣或貧不能自存者又復饑寒以死則其酷有
甚於劉誅之罰矣陛下若不重恤其孤優與官職則走
而生者為得計戰而死者為失策豈社稷之福哉今論

一桑成不足為時重輕臣區區及此者誠恐天下戰守之人默以桑成為戒無復死難之志耳伏幸聖旨裁察不勝幸甚

起居舍人洪遵上奏曰臣以愚戇無似世受國厚恩竊處從班常思補報輒進狂瞽上塵聖聰退就重誅無所伏竄臣比奉宰執宣諭聖旨以張俊艱難以來功冠諸將小心恭順終始一節其子正子顏並除待制子仁除集英殿脩撰繼讀除目乃知陛下身濟大業不忘舊

勲所以旌寵其子孫無所不用其至臣已即日奉承威
命且以所被旨意載之制書使天下後世知陛下此舉
非故以名器假人所為然者正以褒有禮獎元勲而已
然臣又讀別降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當至侍從並
令久任在京宮觀永為定法臣退而伏念有大不可且
陛下所以寘子正子顏於法從者凡以為俊而已今乃
泛言功臣子孫開以序遷之路然則簪筆持橐之列自
今遂可以累日積久得之臣竊計內外將家子孫亡慮

二十人其任職事官者姑以兩歲一遷為率自寺監丞為郎自郎為少卿更少遷延則為卿不過三四遷而極矣帶職之人自直秘閣而升內閣自內閣而為修撰更少遷延則為殿撰亦不過三四遷而極矣五年之外十年之內此二十人者皆坐致西清次對之官不唯輕用高爵使人人有覬覦之心且與陛下甄異元功之意似不為稱恭惟陛下厲精圖治觸事抑損業業乾乾動以祖宗為法而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西

伐諸大功臣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用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璨瑋以功名自奮審琦之子承衍守信之子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為節度使初不聞有序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清穆敞閑之地類皆將種實非朝廷昭示天下之美觀欲望聖慈不以臣人微言拙特賜留聽不憚反汗小嫌收還前詔上以遵太祖之成憲中以慎國家之名器下以合一時之公言臣不勝惓惓憂國之至

趙元鎮上奏曰臣伏見故右奉直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邵伯溫康節先生雍之子伯溫自少出入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韓絳韓維范純仁之門程頤范祖禹深知之元祐初伯溫為布衣韓維以十科薦可備講讀後以經明行修命官維又薦學官范祖禹薦於經筵司馬光卒其子康亦亡乃特差伯溫西京教授俾教其孫植因以經紀光家事紹聖初章惇作相意欲用伯溫伯溫安於筮庫澹如也元符末以上書得罪名書黨籍坐廢者四

十年靖康初召用一時名士諫議大夫呂好問薦為諫官宰相吳敏欲以東宮官處之時戎事方興不果用建炎初除利州路轉運判官遂請宮祠以卒臣宦學闕陝二十年按其議論熟其為人嘗歎其不可及也竊惟陛下褒賢念舊凡黨籍上書人皆被優恤況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平生所學迄不獲用深為聖朝惜之臣輒錄伯溫元符末所上書進呈伏望聖慈特賜褒錄優加追贈以示寵光豈獨伯溫九泉之榮實為士大夫名

節之勸臣不勝幸甚

龍圖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曰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顏真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歷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為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拳拳於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兵興為憂如真卿之祠見謂不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羣倫者忠

義為首而名節暴白莫如真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
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
訓真卿風烈誠不在巡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真卿
之祠適在旁郡若不特加崇獎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
望聖慈量給度牒拾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
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

樞密行府叅謀鄭剛中上奏曰臣訪聞故文林郎前原
州彭陽縣令李詰建炎四年原州陷沒移治界上偽彭

陽縣令執以獻敵敵三子官三辭其後指為歸附轉儒
林郎喆持牒自言曰初因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封還
之劉麟聞其名委京兆府以禮津致終拒弗起臣入陝
西或謂喆無恙下原州訪之則喆於今年六月已死遺
孤尚幼生理蕭然志節分明衆所嗟憫伏望聖旨將喆
特賜褒贈錄用其後庶幾存沒感恩尚知忠義之有報
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初入陝西即訪問高行之士有奉議

郎原州通判米璞朝請郎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郎前
僉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士民衆口一辭謂璞當
廢齊亂常羣僞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汙闕陝之
人見璞則知有朝廷今雖童稚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
既陷虜守視之不得死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十年
卒不屈辱以歸長孺當逆豫萌兇之日嘗致書備陳祖
宗德澤勸其轉禍為福豫怒毀除告牒囚之百日後復
起之以官長孺堅卧自若也三人皆本貫耀州業儒登

科亂離以來糠豆不贍而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
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等
已老步履亦艱雖昨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
不能就道伏望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
與除宮觀差遣仍進官一二等償其間廢之日使璞等
優游祠祿為鄉曲門戶之榮實聖朝激厲風俗之道也
宗正少卿史浩上奏曰臣仰惟陛下天錫聖性躬孝慈
寧曩因慶壽推錫類之恩天下耄耋咸被爵邑婆娑聖

時以樂餘景甚大惠也而有司奉行不體上意拘以歲月之限間有阻抑使萬古曠澤而有不徧之累臣甚惜之夫子欲親榮其誰敢後州縣剡發自為稽期彼同井里隔門牆年適相若而獨不被其澤豈無向隅之歎乎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紹興二十九年正月一日慶壽恩合封祖父母諸州已具聞見下部未施行者並乞於今年九月明堂大禮赦內該載放行所貴破有司拘礙之文全陛下罔極之報鴻恩溥博億載愈光不勝

天下幸甚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竊以連年征伐畧無虛月凡功烈死事之輩泯沒無聞致孝子嫠婦無所旌顯昔太宗皇帝不忘勲臣猶次叙其列傳二百四家今建中興之功豈可不成一代之典人死留名賢愚所共而聖王之祀臣有五義欲乞令所在州縣有忠義報國當時功烈出衆所明知者許搢紳之儒作為傳記經所屬投陳然後州府繳進宣付史館并嚴戒所在常優給其子孫不

惟仰昭聖澤下漏幽冥遂可激勸方今死節之士

孝宗時胡寅上奏曰臣竊見陛下加惠元祐勲賢之族
既昭雪其黨錮之冤又錄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照臨
百官風勵天下非為利也凡預錄用者所宜激昂節行
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乘時僥倖犯義營
私無所不至若范正國者是已謹按正國於故相忠宣
公純仁為季子自廣東轉運判官被召既至行闕即獲
賜對褒稱甚美錫以章服與江東見闕漕臣異恩稠重

皆以純仁之故在正國未有以堪之也既而畏江東漕
事應辦之難請刺一郡改畀桐廬則又以謂由監司為
太守失其故步處之不當遲回城外必欲陞擢每語人
曰猶子直方尚得為郎而正國反不如也奔走半歲經
營甚力乃有今來除命公論籍籍咸不謂然以外臺耳
目之寄率勸列城非鮮廉寡耻者之所宜處也昔者純
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孤貧比其薨謝
子孫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

凡四資盡欲官其諸子之在孩抱者而親兄之子年長
貧悴乃不及焉其行已處事如是亦可謂不肖子矣古
者世祿而不世官祿以報功故其世可延建官惟賢故
其人當擇是二者不可相貿易如正國以其父純仁之
故使有祿足矣而為之擇官至于再至于三不惟其人
而惟其世此公論之所以不平也夫陛下以義行而正
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劒
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戶彰勲賢之遺烈也臣愚伏望

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有詞頭臣不敢撰行

趙汝愚上奏曰臣伏見通直郎宋南強之父汝為初建
炎間淪陷偽境忠節凜凜著于北方後間闕來歸朝廷
授以處州通判未及顯用會故相秦檜欲復遣過敵中
汝為義不肯屈遂棄妻子逃去變姓名為趙復其區區
之志雖竄伏狼狽猶冀國家克復境土以雪前日之耻
也其後流落蜀道饑餓困苦十有餘年竟死于蜀藁葬
于永康軍青城山時人未有知者至乾道改元朝廷嘉

其忠義詔與一子恩澤南強遂得補官見任知南劍州沙縣頗著政績淳熙十三年正月九日已降指揮候任滿日赴都堂審察臣昨蒙恩自閩移蜀經由南劍之境屢得南強書備言其父汝為平生忠義之節遁逃危苦之狀又自言其方幼弱時與其父別音問隔絕竟不相聞以至于死雖蒙補官稍經祿仕緣官卑俸薄無力入蜀謀葬其父讀之令人慨然念非朝廷特加矜恤則忠臣孝子志願莫伸伏望聖慈特賜指揮除南強一蜀郡

差遣俾得盡其子道非惟上廣聖朝孝治之美亦足感厲天下忠義之氣其於風化實非小補

汝愚乞褒表孫松壽上奏曰臣仰惟聖上道隆德備恭默一心懋明孝治老老之澤敷錫滲漉無有遠邇蒙被聖化民彝歸厚以行相高今其卓然者臣敢不推廣德意以所見聞之實表上姓名仰備采擇臣竊見成都府郫縣朝議大夫致仕孫松壽資稟純正內行素飭方其蚤歲奉事繼母雖處空窮必致隆盡稱其歡心人服其

難自為小官至作郡守率以忠信慈惠為主不為赫赫之譽治行皆可稱述自嘉州除利路運判當朝廷擢用之初松壽齒殊未衰挂冠勇退雖親戚朋舊力挽不回識者高之家居幾二十年常廬先壠歲時薦享追慕哀切年垂八十尚以其母之亡屬方童幼乃議追服斟酌情義疏布慘戚于今三年見者無不敬而慕之臣考其始終一節不渝咸有可觀欲望聖明特賜褒表以勵風俗使知純德至行為世所重多所感化庶幾仰稱九重

崇德廣孝之意

光宗時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曰臣竊觀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朝旌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不愛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為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覩在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高宗中興

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為翊戴之功之首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為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傳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棄善錄瑕令人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高宗嘉納擢為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敷壽皇善繼之美欲望

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
以勸忠力

祕書郎彭龜年上疏曰臣等聞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古者人臣各揚其職以輸忠於上如此晉知悼
子未葬平公擊鐘而飲酒宰夫杜蕢揚觶以罰師曠蓋
責其當言而不言也臣等非材充員三館乃仲夏辛卯
有旨令舉暴書故事置酒館中恩至渥也臣等豈不以
拜賜為榮屬以六月十三日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于

位朝廷方議卹典未下夫體大臣禮羣臣此陛下之本
心也羣臣若貪陛下欽賜之榮致虧陛下軫卹之體豈
不有媿於蕢哉是以願有言焉臣聞祖宗優待大臣備
極其禮至於死生之際尤為隆厚端拱中簽書樞密院
事楊守一卒上親臨哭送終之禮率加常數咸平二年
樞密使曹彬病上幸其第問之踰月彬卒臨其喪哭之
慟未幾樞密使楊礪卒冒雨臨其喪礪舍在委巷中乘
輿不能入至步以進景德三年樞密使王繼英卒上即

臨哭賜白金五千兩遣內臣護葬併為葬其祖宗寶元
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王博文卒時上宴金明池既歸而
奏訃至即趣駕臨奠如此之類不可殫舉且景德中嘗
詔鴻臚寺入內侍省太常禮院羣臣當賻贈者闕移
不得過兩日慶歷中太常又議天子臨喪禮不可緩若
奏訃在未前當日出未後次日出其速如此蓋君父也
臣子也未有子喪而父不哀君元首也臣股肱也未有
股肱傷而元首不痛者情之所鍾政自應爾臣等竊見

胡晉臣卒已半月餘而朝廷贈卹之典未下陛下體貌大臣無異祖宗豈於死生乃不遑卹近者士覲之卒即日輟朝未應聖心賢戚遽異人心惶惑未免驚疑得非大臣未敢以聞乎抑太常不舉慶歷之議以告陛下乎或鴻臚內省不能守景德之詔乎不然何以至此夫贈卹之典不下在晉臣無所損所損者國體耳晉臣無可憾所可憾者累陛下盛德耳況大臣在殯而小臣燕樂死者未贈卹而生者蒙飲賜其於傷國體累盛德尤不

細也臣聞仁宗因宰臣張知白卒為罷社燕富弼以母憂去位時晏成裕知禮院亟言於上曰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燕以表優卹仁宗從之此陛下家法也搜考典故以備討論此三館士之職分也臣等輒冒昧緣事以請欲望聖慈詔大臣早議胡晉臣卹典所有暴書會乞照天聖罷社燕故事施行庶幾典禮之行各當其宜上可無愧於祖宗下可免譏於天下唯陛下留神垂聽

知漳州朱熹上奏曰臣猥以塵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
收用獎拔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惟聽訟決獄之
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目前人戶些小曲直粗得
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
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
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
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與陳東
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

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闕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為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為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

以遠人下士獨無為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
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
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
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
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
此為悔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
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
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

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已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草茅之士雖有枉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薄其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不量踈遠干犯威嚴無任震懼隕越之至

寧宗時熹為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為潭州創立晉譙王承及紹興死事臣廟乞賜勅額疏曰臣前任知潭州日

伏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大赦內一項節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竊見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人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敵不克而死此五人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可修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忠義之意遂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并考譙王本傳并

象其參佐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方行考究未及營表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不至甚多本州必已起造了畢欲望聖慈特詔有司賜之廟額仍下本州照應施行庶以慰答忠魂為天下萬世臣子之勸臣不勝大願

湖南安撫使真德秀奏曰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自修飭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紜輻輳呼吸之頃安危係焉乃能從容區畫摧羣兇陸

梁之氣成一方綏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此紛擾臣某嘗劾奏以聞奉旨罷免矣遵雖去郡然兇卒蔣宗等自知以軍伍之微已嘗凌犯郡守剽掠居民戕殺保正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既脅取州郡文帖為諸營之長且以將領自稱擅出文引役使郡兵鳴榔集衆無敢後者方其鼓衆倡亂之日已劫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之後雖不復行

劫但以意諭富室借犒軍之名令輸錢於已所積日富
氣燄愈張包藏禍心實有叵測獨賴本軍簽判葉莫者
平時素以寬厚為兵民所信愛自初變作司馬遵託疾
在告莫能躬任撫諭之責使蔣宗等不敢大肆其兇臣
等得報亟令莫權攝郡事且密授計策使莫圖之又
能沈深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為規畫以措置火政為名選
兵卒之可用者團結什伍更番守宿區處既定即以臣
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密示其中之可仗者數人使為

之倡於是羣卒爭奮遂梟蔣宗等三人之首於崇朝之頃自餘兇黨同時就縛無一漏網闔郡吏民歡若更生臣等竊見宣教郎簽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軍事葉莫學問該洽操行潔修早登儒科兩試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為政潭人稱之繼在遂昌修復經界迄今猶賴其利及至武岡適會闕守攝承數月政譽藹然揀荒春陵民被實惠今茲又能殄除兇逆震懾國威使軍律已壞而復修民情方搖而遽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

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敢合辭上千天
聽伏望聖慈將莫優加褒賞仍賜拔擢以風厲當世使
凡為國竭力為民除患者知所勸勉實天下幸甚

金章宗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先海陵將伐宋太醫使祁
宰上疏諫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至是尚書省掾
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
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
心世宗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

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諡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諡當時居官食厚祿者不為無人皆畏罪泆認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為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四